

釣魚臺爭議對臺日中三方的影響

The Diaoyutai Dispute and Its Impact on Trilateral
Relations among Taiwan, Japan and China

何思慎 (Ho, Szu-Shen)

輔仁大學日文系(所)教授兼外交與國際事務學程副召集人

9月7日，大陸「閩晉漁5179號」漁船與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在釣魚臺列嶼附近發生碰撞，日本石垣簡易法庭扣押中國大陸漁船船長與14名船員；隨後僅釋放船員，仍扣押船長。期間，中共高層五度召見日本駐北京大使表達關切，要求日方立即送還大陸漁民與漁船。其中，9月12日清晨，中共國務委員戴秉國不尋常地夜半召見丹羽宇一郎大使，嚴詞告誡日本政府勿誤判情勢。中共以層級較外長高的戴秉國深夜電召丹羽大使，傳達中共的要求，頗有對日下最後通牒的態勢，希望此事件能在不損及雙方關係實質利益的情況下儘速平息，以免社會輿情失控，再現2005年日中關係的緊張低潮。

此外，中共亦推遲預定9月中旬召開的第二次日、中共同開發東海油氣田的締約談判，取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建國訪日，加大對日本的外交壓力。中共總理溫家寶也親自出面抨擊日本，期望迫使日方讓步。在「918事變」七十九週年當天，北京、上海、深圳出現小規模的反日示威，而日、中亦一反常態，不安排9月23日菅直人與溫家寶出席聯合國大會之際舉行首腦會談。短期內，日中關係難免受釣魚臺問題影響，但從日、中處理此事件的態度觀之，雙方政府目前雖仍各自堅持立場，但不願事態擴大，危及2006年以來持續改善當中的日中關係應是日、中的共識。在兩國皆以雙邊關係大局為重的前提下，此事件目前的發展呈現外張內弛的現象。9月25日清晨，日本終在中共強大的壓力下，以「處分保留」的方式釋放船長詹其雄，讓事件迅速緩和，

日、中最後應能在各自堅持釣魚臺主權立場，保住「面子」但不損及「裡子」的途徑中，和平落幕。迄 10 月 5 日，菅直人與溫家寶始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亞峰會會場處走廊「不期而遇」，會談 25 分鐘，同意重開民間交流，恢復部長級對話。

壹、「釣魚臺水域紛爭事件」凸顯日、中海洋利益衝突

整起「釣魚臺水域紛爭事件」反映出日、中兩國在海洋利益上的矛盾未因雙方近年經貿關係的深化而緩解。在釣魚臺問題上，30 年前鄧小平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於東京換約儀式的記者會中曾表示，「兩國政府應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如今，中共一改過去對釣魚臺的消極態度，值得我方重視。

90 年代之後，由於陸上能源的漸趨枯竭，日、中、韓等東北亞域內國家積極在東海探勘新的能源來源，加上中共崛起後揚棄過去的陸權思想，提出建構「深水海軍」的海洋戰略，情勢逐漸出現變化，東海也成為兵家的必爭之地。關於東海蘊藏的油氣，日本政府探勘的結果，春曉、天外天、斷橋與龍井油氣田地底構造與日本所主張專屬經濟海域的境界線「日中中間線」位於日方的部分是相連的，自此日本主張中共應與日本分享位於「日中中間線」附近的油氣能源。為解決此爭議，2008 年 6 月，日、中雖達成「東海共識」，簽訂《中日關於東海共同開發的諒解》，宣布兩國一致同意在實現劃界前的過渡期間，在不損害雙方法律立場的情況下進行合作，承諾「共同開發」橫跨「日中中間線」之油氣田；但兩年來，日、中雙方在主權問題上立場迥異，對「共同開發」之海域範圍認知不同，日、中雙方至今未達成具體的「共同開發」方案。或許「東海共識」中，日、中的唯一共識是「沒有共識」。

據悉，在此次「釣魚臺水域紛爭事件」後，中共除推遲預定 16 日舉行的「共同開發」締約談判外，更將開採機具運入「春曉油氣田」，有重啟該處油氣開發的跡象，此舉頗有藉釣魚臺挑戰「東海共識」，提高其在東海問題上的外交姿態。其實，根據探勘數據評估，整個東海油氣蘊藏量估計僅有 32 億 6 千萬桶（約合 4.35 億噸），只能供日、中兩國不到 3 年的消費，相當於中共新探勘的冀東大油田儲量的 43.5%，而與總儲量高達 57 億噸的中國大陸最大油田——大慶油田相較，東海油氣田的蘊藏量更不顯目。

顯然，日、中在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上斤斤計較，除反映出兩國在能源安

全上之競逐外，更暴露雙方在海洋利益上的衝突。近年，中共解放軍隨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實力大為提昇，其中海軍向東海、南海甚至中西太平洋投射的能力更令人側目。從中共反對美、韓在其鄰近的黃海進行軍事演習即可窺知中共逐步將其鄰近海域視為禁嚮的戰略安全意圖。日本不欲其戰略安全縱深受到中共的擠壓，在東海問題上更是寸土必爭，除油氣田外，釣魚臺列嶼更是日本在東海卡位的灘頭堡。因此，日、中在釣魚臺列嶼周邊海域出現緊張應非偶發事件，今年4月，中共海軍的艦載直昇機亦在此海域接近日艦，東海儼然成為考驗日、中「戰略夥伴關係」的試金石。

在中共對日接二連三祭出外交手段，最後以暫停「稀土」(rare earth)輸日相逼的情況下，日本決定釋放船長，試圖息事寧人。中共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周永生表示，中國大陸未來反制日本的制裁措施，可能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而此透露出在未來的日中關係中，中共已化被動為主動，扭轉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日、中互動的頹勢，亦改變1980年代以來日中關係影響兩國經貿往來的模式，「釣魚臺水域事件」已悄然開啟中共利用經濟手段主導日中關係的途徑。對中國大陸逐漸產生經濟依賴的日本，在外交上受制於中共的經驗，足堪我國借鑒。

貳、中共積極經營東海，日本防衛政策轉向

為因應中共強化對東海的經營，近年日本防衛政策調整中，有意強化對西南群島等離島的控制，其中包括釣魚臺列嶼等無人島。今年12月，日本防衛省將首度依據新制定之《沖繩・西南群島防衛警備計畫》(沖繩・南西諸島の防衛警備計画)，在大分縣內陸上自衛隊的日出生臺(Hizyudai)演習場，由負責衛戍九州、沖繩的陸地自衛隊「西部方面隊」為主力，聯合海上自衛隊的P3C偵察機與具強大對艦、對地攻擊能力空中自衛隊F2戰機，實施陸海空自衛隊「離島奪回訓練」，而據瞭解此演訓更將成為美、日聯合演習的一環，由「第七艦隊」協同參加。日本此舉有意試探美國是否決心將釣魚臺納入的共同防禦範圍之內，並在行動上支持日本對釣魚臺的有效控制。

在日本自衛隊的防禦中，西南群島極可能成為中共解放軍突破「太平洋第一島鏈」的缺口。西南群島緊鄰臺灣，扼住日本南疆，此區域中的離島約2,500座，其中僅200座島嶼為有人島，而衛戍此群島的陸自「西部方面隊」目前僅在沖繩本島常駐「第15旅團」。「西部方面隊」總監部位於九州熊本市

健軍，其守備範圍極為遼闊，自長崎的對馬至沖繩的與那國島，正面南北 1,200 公里，縱深東西 900 公里，但其作戰基本部隊僅二個師團（第 4、第 8）與一個旅團（第 15），編制 2 萬 8 千人，在 24 個駐屯地與 8 個分屯地展開，除沖繩本島外，西南群島中的離島由駐紮於長崎縣佐世保市的「西部方面普通科連隊」（西普連）負責防衛，戰力十分吃緊。

此外，日本陸自的步兵連隊有「陸戰隊化」的趨勢。為因應西南群島廣域的戰略需求，自衛隊自 2006 年 1 月，即將陸自第 8 師團¹與第 15 旅團中的「普通科連隊」派赴美國加州，進行移地訓練，意圖師法美國陸戰隊，將其改編為「水陸兩用部隊」，以投入「離島奪回」的兩棲登陸作戰任務。日本防衛省政務官（當時）長島昭久（Akihisa Nagashima）表示，為離島防衛任務，部分的陸自戰力須承擔陸戰隊的功能。再者，為提昇陸自防衛西南群島之動員能力，在《防衛計畫大綱》修訂時將擴編陸上自衛隊由現時 15 萬 5 千人增至 16 萬 8 千人。近年來，日本為擴大配合美國的反恐任務與維護日本海上運輸安全，將重點置於提昇海上自衛隊的能力，陸自在自衛隊中遭到冷落。至此，陸自若進行 1972 年以來首度的增員，將非傳統陸自戰力的充實，其戰略目的是滿足「陸戰隊化」功能目標，投入「離島防衛」的任務需求。

參、美國支持日本控制釣魚臺海域

在釣魚臺主權爭議上，美國為因應冷戰後東亞的局勢，表面上雖保持中立，但現階段美國不欲見中共成功突破太平洋第一島鏈的意圖，卻也十分明顯。對於臺、日、中在釣魚臺的爭端，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貝爾（Kurt Campbell）於 1996 年任職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國防部副助理部長時曾發言指出，《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日本「施政下的領域」，「釣魚臺列嶼置於日本施政下」，暗指釣魚臺適用《美日安保條約》。此外，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亦認為，釣魚臺是日本統治下的領土，該地若受到攻擊，美國將負有條約上的防衛義務，此點無庸置疑。很清楚地美國繼續支持將釣魚臺列嶼之行政權置於日本之下的現狀，而反對東亞國家中的任何勢力意圖打破現狀之行為。9 月中旬，阿米塔吉在訪日的記者會中表示，中共在釣魚臺問題的強硬姿態，頗有「敲山震虎」的意味，在美日關係因沖繩美軍基地問題

¹ 駐屯地為熊本市。

不睦下，中共亦藉機測試美國對其在東海的行為之容忍程度。

因此，日本外相原前誠司再三強調，在東海不存在主權爭議，亦即釣魚臺列嶼非屬《美日安保條約》排除適用的爭議領土。9月23日，在紐約登場的美、日外長會談中，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重申，釣魚臺列嶼屬日本統治下的領域，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亦即此區域若遭武力攻擊，美、日將共同應對。希拉蕊的表態將是今後美國因應此問題之準據。

肆、東海攸關臺灣利益，不應置身事外

日本民主黨上臺後，意圖以日中關係平衡美日關係的「小澤外交」一度令日中關係急速增溫，加上近年日、中兩國經貿往來熱絡，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貿易對手國，兩國似乎想走出日本侵華歷史的陰霾，落實「戰略互惠關係」，尋求雙方在區域政治中雙贏的機會。然而，經濟的利益敵不過地緣政治上的競爭關係，日中關係仍無法跨越兩國安全戰略的矛盾，菅直人內閣的外交思維已將前任首相鳩山由紀夫的「友愛外交」束之高閣，在防衛政策上逐漸回到自民黨過去的路線方向。而「華爾街金融風暴」後，全球霸權地受到挑戰的美國亦想藉捍衛「太平洋第一島鏈」的決心與行動，證明其寶刀未老。其間，美、日找到重新拉緊兩國冷戰以來同盟關係的機會，「美日同盟」可望脫離「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的風暴。

目前，美、日的對中政策清楚的採取「政經二元路線」，兩國雖不至於貿然與中國進行軍事對抗，但美、日對中缺乏戰略互信的情勢下，將限縮臺灣在兩岸關係發展中，跳脫「美日同盟」，繼 ECFA 後，與北京發展安全互信機制的戰略空間。在此種外在環境下，我國須步步為營，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與美、日建構更直接之「準官方對話管道」（1.5 軌），維持良好的溝通，避免美、日誤判兩岸情勢，造成我國在美、日、中三邊關係中進退失據。此外，東海在日、中兩國的安全戰略競爭中，已成兵家必爭之地，此海域攸關我國的釣魚臺列嶼主權與廣大的「專屬經濟海域」（EEZ），在日、中重兵壓境的情況下，臺灣無法置身事外，放任日、中雙方在此海域的較勁，須以實力與決心支持我國在東海的權益主張，並獲得域內各方尊重，否則臺灣易淪為大國角力下的犧牲品。